



三无公主

奶香琉璃酒 著

《桃之夭夭》
杂志火爆连载

天然呆傲娇帝 VS 智商爆棚的冒牌公主

邻国不好好进贡财物，送了个美人儿来充数！傲娇帝“朕本就不想纳妃，不高兴了，何况还是个疯婆子。”

兄弟们出谋划策，却纷纷败下阵来。

为了勉强维持两国和谐，姑且……赐她个封号吧，反正也不准备宠幸。

谁知这个三无公主居然把后宫掀了个底朝天？！

添隆



奶香琉璃酒 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无公主 / 奶香琉璃酒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46-0624-7

I. ①三… II. ①奶…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2882号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编辑: 徐小良

见习编辑: 顾 熙

封面设计: 许 静

书 名: 三无公主

著 者: 奶香琉璃酒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Http: //www.guwuxuancbs.com

电话: 0512-65233679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624-7

定 价: 26.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印厂电话: 0731-87056288

目 录

第一章 女贼如花隔云端 / 001

智商跟不上，口才比不得，连武力都差着一大截。白棋默深深意识到，自己一世英名或许注定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上，她就是黑山老妖，是邪门歪道，是上天派来考验他做人底线的。



第二章 娘娘实乃神人也 / 027

他的后宫养着这么一个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女人，他也真是活作孽。这公主是哪个师父救出来的？不知书达礼，不懂琴棋书画，却会做饭、制药、耍流氓，还会干架？！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一双 / 049

萧云镜跷着一条腿，痞气十足地高坐树顶，居高临下地俯视他：“没啥进展，之前的传言全是假的，其实我俩仍处于同床纯盖被的状态，那晚还给他唱了一宿小曲儿。”



第四章 弱水三千取一瓢 / 075

白棋默瞅见个有点眼熟又有点陌生的奇怪女人站在不远处，她衣衫半解，眼神迷离。他登时鲤鱼打挺翻身起来，警惕地瞪她一眼：“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

第五章 海阔天空江湖行 / 097

白棋默被人蔑视了，本能地恼羞成怒：“你嫌弃朕？你居然看不起朕！你今儿个要是不答应出宫，朕就从这儿跳下去喂鱼！”

第六章 江湖叛党沙壁阁 / 123

萧云镜却蓦然间警惕起来，把手探进宽大长袍握紧了观星月的剑柄：“小心点，我有预感，要出事。”盗贼的第六感一向准确无误，通常情况下出不了错。

第七章 患难之中显真情 / 139

“小白啊，我死了之后，记得对以后的妃嫔们好一些，别那么幼稚。”萧云镜抿唇，神情格外平静，“你是一国之君，要有最起码的样子，毕竟谁都不可能陪你一辈子。”





第八章 只叹当初相逢迟 / 153

“小镜子，我喜欢你，我这辈子再打算要别的女人了，你信我。”白棋默一字一句，声音温柔得仿佛是她错觉，“有些事是该完成了，今晚我们圆房。”



第九章 欣颜外表暗谋存 / 169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是逢场作戏，忍一忍就过去了，大功告成的日子迟早到来，那时就能和小镜子比翼双飞了……白棋默如是自我催眠着，心里还惦记着正在永福宫受“委屈”的正牌媳妇。

第十章 除却巫山不是云 / 193

只要有她在的地方，他永远不会离去，拼尽全力也要护她周全。



第十一章 身在异乡为异客 / 215

白棋默的心理建设终于做得像样了，他秉持着“相信自家媳妇就能迎来胜利曙光”的原则，如今也能淡定地跳起兰花指谄媚问安了。

第十二章 此生情深悲欢共 / 235

每当想到这辈子要与你一起度过，都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了。

番外一 沈丞相情感日记 / 250

冥冥中总会有这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闯进你的世界，从此你的所有规矩都对她例外，心底那扇门也只为她敞开。陛下本是最不想成亲的那个，结果却成为我们当中最早有媳妇的人。

番外二 年年岁岁花相似 / 258

小公主白冷绝对是白棋默翻版，没心没肺，不学无术，还死活不乐意接近异性，说什么男人全不可靠，年纪轻轻就好像受了什么伤害一样，叫人操碎心。



第一章 女贼如花隔云端

智商跟不上，口才比不得，连武力都差着一大截。白棋默深深意识到，自己一世英名或许注定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上，她就是黑山老妖，是邪门歪道，是上天派来考验他做人底线的。



平静许久的建璋帝都最近波澜骤起，不为别的，就因为邻国不好好进贡粮食、财物，好死不死送来了一个公主充数。

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帝都人民纷纷对此津津乐道。

“啪”的一声沉响，醒木落在台案之上，街头说书人捋着下巴上几络稀松胡须，煞有介事地对围观百姓道：“昨日讲到，这承风国的镜公主进了建璋皇室，那可真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位居鸾鸣宫，赐玛瑙金银、绫罗绸缎，身边伺候的宫女、嬷嬷更是不计其数，足见圣上对其用心之深。正所谓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这神仙般的人儿一入后宫，便意味着圣上不纳妃的惯例被彻底打破，母仪天下那是早晚的事情。”

有人忍不住接口问他：“可当今圣上明明好男风，又怎么会接受一个女子呢？”

“这你就不懂了，传言毕竟是传言，帝王心难测，我们如何能猜得到？”说书人呵呵笑着，“况且镜公主在承风国本就以美貌著称，仙姿玉貌又温柔典雅，谁能比得了？俘获君心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就算圣上果真好男风，恐怕也要改一改喜好了。”

周围的人发出一片感叹声，均带着八卦心理得到满足的欣慰感，又听说书人念叨了几句，这才陆续散去。

他们哪里知道，此时那位“好男风”的皇帝正在宁远殿犯着狂躁症。

“小陌子，小陌子……陌珏，你给朕死过来！”

“哟，陛下，这才斟杯茶的工夫您怎么就急了？奴才在这儿呢！”太监陌珏捏着兰花指闪亮登场，将清茶摆在皇帝白棋默面前，笑咪咪的，像只招财猫，“陛下可有烦心事？如不嫌弃可以跟奴才讲一讲，做奴才的呀，就是要替主子分忧，您说呢？”

白棋默本来正端着茶杯准备喝茶，听他说得阴阳怪气，顿时作势要往他脸上泼茶：“最后给你一个机会，说人话！”

“……行吧，谁又惹着你了？告诉我，我去揍他。”

“别尽说好听的话，惹朕的人多的是，你们三个臭皮匠一个也跑不了！”他口中的“臭皮匠”，即当今朝堂上的丞相沈翊尘、大将军程南，还有这个太监总管陌珏。

四个从小玩到大的好损友，关系亲密，无尊卑之分，近二十年如一日，也难怪会让别人误会建璋的帝王喜欢男人了。

不过，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比如现在。

陌珏偷偷翻了个白眼：“我又怎么了？我为了你连太监的活儿都揽下来了，成天听人家叫公公，还不够啊？”

“做太监有什么不好？作威作福，多少人想当还当不成呢！”白棋默那双妖孽样的桃花眼眼尾微微上挑，不屑之情溢于言表，“朕又没真的阉了你，算是给你特殊福利，你居然还来埋怨朕！”

“……”陌珏实在不乐意再和他继续废话了，“得，你就直接说有啥事算了，我还忙着，一会儿还要去和御膳房的夏莲约会呢。”

白棋默随手抄起案上的毛笔戳在他脸上：“你勾搭小厨娘倒是勾搭得挺欢啊？后宫还有一个麻烦精呢，你叫朕怎么处理？！”

陌珏沉默片刻，淡定地抹去了脸上的墨汁，而后顶着一张黑花脸看自家主子：“人家镜公主是两国友好的保证，怎么着，你非但不给她正式名分，还想把她赶出宫吗？”

“她又不是来和亲的，不就是一个贡品吗！”

“瞎说！有这么漂亮的贡品吗！据说还很温柔贤惠，收了她你不吃亏。”

白棋默气得直拍大腿，咬牙切齿地拍得啪啪作响：“女人完全是多余的，你看父皇就一辈子不纳妃，只有我母后一个！”

“有一个和一个都没有那是不同的，先皇属于忠贞不渝，你是不近女色，有可比性吗？”陌珏也很无奈，“你怎么就不愿意纳妃呢？理由呢？难道真的是因为喜欢沈翊尘吗？”

“和沈翊尘在一块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朕省心。”白棋默高贵冷艳地哼了一声，“纳妃有什么必要？反正她们都没朕好看。”

“继承皇位啊！”

“朕应该还能再活六十多年，二十年后再考虑生孩子吧，到时候随便找一个美女，叫她配合就行了。”

陌珏：“……再见陛下，我去约会了。”

不知道广大民众对惨遭横祸一事怎么看，反正萧云镜是觉得命运无常，报应不爽。她在盗贼组织里累死累活了那么多年，结下不少江湖恩怨，最终被一场火灾烧成了孤家寡人，同伴们一个没活下来，就剩她孑然一身，四处漂泊，而且还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公主的冒牌替身。

那似乎是承风国挺乖巧的一个小公主，坊间有传言，因为父皇宾天，母妃殉葬，公主被登基的皇兄作为稳固帝业的工具送往异国他乡，其性质无异于被放逐。

结果对方大概是觉得生无可恋，选择了自寻短见，且就死在她偶然路过的树林中。

想来小公主是怕被人阻止，寻死不成，这才找了个借口远远避开，好安心服毒。

当时萧云镜正被人追杀着，一眼看见个断了气的漂亮姑娘躺在那里，着实被吓了一跳——除了眉心那颗朱砂痣，这姑娘几乎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啊！

天底下还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她就好像看到自己死在面前似的。

但她毕竟是盗贼，狠心惯了，不过片刻便由惊讶转为惋惜，随即就做出了决定，着手将对方和自己的衣裳调换，而后以最快的速度把前者埋葬在了树林深处。

在此过程中，她找到了死者身上的书信，这才恍然了解对方的身份——原来这就是那个倒霉的小公主啊！

公主自杀，这么玄乎的事都被自己赶上了。

也罢，反正被仇家追上也是死，做戏做全套，干脆就赌一次运气吧！

她在江湖闯荡惯了，向来雷厉风行，不会优柔寡断。

正主死在了半路，外来户鸠占鹊巢，那些护送公主的轿夫根本没有注意到，于是神不知鬼不觉，与公主同名同姓的萧云镜选择了代替前者继续其未

完成的轨迹，也就是进入建璋国，取悦白棋默。

而此刻她已被安置在鸾鸣宫中。

萧云镜默念着：小公主，你这辈子活得挺憋屈，没关系，今后由我来替你扬眉吐气。你无良皇兄那边暂且搁置，先看眼前。不都说建璋国皇帝是断袖，不准备纳妃吗？无妨，老娘有九九八十一种妙招把他掰直！

呃，貌似有点饿了，去吃东西。

然后碰巧就在他优哉游哉享受美食的当口，陌珏硬着头皮前来鸾鸣宫拜访了。

他本来还在思忖着要怎么和人家端庄贤淑的千金贵女沟通才好，谁知房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就见萧云镜叼着个鸡腿站在屋里，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自己，一边还撩着宽大的裙摆扇风——那情景，真真难以用语言形容。

他脑海中空白了一瞬，这才想起来打招呼：“参参参见镜公主……”

萧云镜进宫三天了，住得倒是很舒适，吃穿用度也都不愁，但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不仅如此，皇帝身边的亲信也没见过。她起初还琢磨皇帝这是故意晾着自己呢，怎么，这会儿终于来了？

“哦，公公，你是结巴？”她侧头把骨头吐在盘子里，很随意地抬袖子抹嘴，“公公模样真标致，涂胭脂了吗？”她确实好奇，这太监分明是个翩翩美少年，压根不像戏文里描写的那些大白脸的阴险宦官，看来文艺作品都是骗人的。

这是被调戏了吗？陌珏在心里无声呐喊，表面却装得很平静，笑吟吟地捏着阴柔的腔调：“公主说笑了，咱家不是结巴，也从不擦胭脂。”

“噢，那你来这儿干什么？显摆一下自己天生丽质？”

“……”说好的温柔贤惠、仪态万方呢？这不找碴儿打架吗？陌珏磨了两遍牙，心想传说果真不能偏听偏信，下次邻国进贡必须先验货，容不得他们拿贗品糊弄人！

萧云镜歪着脑袋见他半天无话，便重重咳了一嗓子，试图唤醒他远走的神思：“公公贵姓？”

“免贵姓陌！”陌珏被她吓一大跳，连音调都高出了八度，“……单名一个‘珏’字。”

“好名字。”

陌珏奇道：“敢问公主哪里好？”

“我也不知道。”萧云镜答得理所当然，“就是随便夸一句，难道你当真了？”

“不，并没有。”

“那就好。”萧云镜大咧咧地往圈椅里一坐，从青花小碟中挑了块玫瑰糕朝嘴里送，“哎，让我想想看，陛下派你来究竟是做什么呢？”

陌珏瞥她一眼：“陛下让咱家来鸾鸣宫，看看公主可有其他需要。”

“我有需要。”

“什么需要？”这公主可真不客气。

萧云镜鼓着两腮嚼点心，含含糊糊地道：“我需要你们陛下的关爱，叫他来见我。”

叫他来见我……来见我……见我……我……

分明就是命令的口吻啊，这女人疯了吗？！

陌珏一秒变面瘫，耷拉着眼皮有气无力地回应：“抱歉啊公主，陛下操劳政事，估计一时半会儿来不了。”

“我就知道他来不了！”萧云镜雷霆万钧地一砸桌子，连桌上的碗碟都蹦了三蹦，“看不起我对吧？觉得我这个承风国公主配不上他对吧？想退货？！”

当然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真要退货她就无处可去了，毕竟就目前而言，没有哪里比皇宫更安全。

陌珏迎着那双锐光乍现的杏眼顿觉心虚，悄悄退得远了一些。他挺想不通的，身为养尊处优的皇室公主，怎么能拥有这么嚣张的眼神呢？

准确来说应该是……地痞恶霸的眼神。

莫非镜公主由于过度思乡，导致精神失常了？

“公主您误会了，陛下只是让您暂且等候一段时间，他会给您一个名分。”

萧云镜冷哼：“他不是好男风吗？自始至终就没打算娶我吧！”

怎么这谣言连邻国公主都知道了？民间舆论是该大力整治整治了！陌

珏很头疼，却也不能发火，只得好声好气地安抚：“那些都是无稽之谈，陛下只是励精图治，无暇扩充后宫而已，公主少安毋躁。”

其实说这话他自己都亏心，什么励精图治，呸！白棋默那家伙成天除了吃就是睡，正经事一点不干，连早朝都不去，全靠他们仨撑着呢！

“你们陛下不是昏君啊？”萧云镜挺惊讶，惊讶过后又有点小遗憾，“真是的，白瞎我生得这么美，也做不成红颜祸水、惑国妖妃了。”

神经病！

陌珏捂住心脏部位，忍着吐血的冲动向她鞠了一躬：“公主您吃好喝好，咱家先告退。”

也许白棋默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样的女人如果留下来，恐怕后宫就离炸锅不远了。

傍晚的御花园清幽静谧，夕阳余晖给大地镀上一片浅金光影。白棋默邀了陌珏和沈翊尘二人同坐共饮，本是一件雅事，然而，前提是忽略掉陌珏的喋喋不休。

“我告诉你，那个镜公主真人严重与传言不符啊，得亏你没去见她，真要见了，就凭你这比树墩子还低的情商，肯定吃亏！”

“你才树墩子！”白棋默丝毫不顾及形象地伸腿踹他，“照你这么说，那个萧云镜是冒牌的？”

陌珏摸着没胡子的下巴，严肃思考着：“不至于，毕竟那么美的长相也是天上有地上无。我估计承风国想故意抬高这公主的身价，才夸她温柔贤惠的，其实压根就一个母夜叉。”

白棋默两手托腮，把自己那张俊脸揉成一团，声音闷闷的：“既然属性都探清了，那就麻利儿把她赶出去吧。实在不行朕狠心破点财，给她一大笔银子去民间自寻出路也行啊！”

“你逗我们玩呢？”一直保持沉默的沈翊尘大丞相此时终于受不了了，冷冷瞥过来，一副懒得搭理他的表情，“人家再不济也是公主，为了两国安宁才千里迢迢来建璋，你总惦记着把她扫地出门，不觉得可耻吗？将来承风国找你要人怎么办？”

他说得好有道理，白棋默竟无言以对，只能趴桌子上唉声叹气：“难道朕就非得把她留在后宫吗？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事啊！万一前朝那群老头子集体上书要求朕纳她为妃，朕要如何应付？”

沈翊尘答得轻描淡写：“那就给她个封号呗。”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那就别找我出主意，谁管你。”

陌珏给自己满上一杯酒，边喝边摇头：“你以为这个萧云镜好打发啊？她清清楚楚地提要求了，说需要咱们陛下的关爱。”

白棋默：“朕赐她一耳光！”

“那么漂亮的女人你下得去手？”虽然这女人啃起鸡腿来一点也不漂亮。

白棋默仰天大笑三声：“朕又不是翊尘这个花心大萝卜，怎么会下不去手？”

“喂，我那是怜香惜玉。”沈翊尘不愠不火地解释，“平日里为你处理政务已经够烦了，还不允许我偶尔寻个美人逍遥快活吗？”

“你确定那是偶尔？”陌珏反唇相讥，“帝都那些歌舞坊全是为你沈相开的，你还装！”

沈翊尘微笑：“好，不是偶尔是经常，我承认。可惜你除了干着急没别的法子，只能逞一逞口舌之快。”

“掐死你啊，我那是心有所属，不拈花惹草！”

不过两人的对话倒瞬间提醒了白棋默，他猛然扭过头去，一双勾人的眼睛明亮放光，直盯得沈翊尘心里发毛：“翊尘，朕想起来了，你不最好勾搭小女子吗？你去趟鸾鸣宫瞧瞧，说不准你们俩就看对眼了呢，让她做个丞相夫人也不错！”

陌珏热烈鼓掌：“好主意！横竖萧云镜也是贡品，不一定非要嫁给建璋国皇帝，嫁大官也可以啊！”

沈翊尘古怪地左看右看，温润如玉的眉眼间写满嫌弃：“你俩吃错药了吧！我去勾搭公主？公主能答应吗？”

“你看，她既然能被送到建璋来，就说明在那边缺乏依靠，也没有太受

关注，这种女人没见过世面，给俩甜枣就被收服了。”陌珏耐心地给他分析现状，“反正后宫就她一个人，你大胆冲上去吧，兄弟们给你精神支持，你誓要把她拿下！”

“……我尽量。”

于是三人就这么愉快地订立了盟约，由沈翊尘去吸引萧云镜投怀送抱，而白棋默和陌珏负责偷听墙角。

沈翊尘之所以答应得爽快，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女人的特性都差不太多，且以往的丰富经验让他较有把握。但任凭他足智多谋、巧言善辩，恐怕也料不到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洪水猛兽。

宫女、嬷嬷全被屏退，他举步进屋，白棋默二人则身着常服，鬼鬼祟祟地靠在门口等着窥探实况。

萧云镜觉得挺有意思，起初没人搭理，现在却接连有帅哥到访，上次是翩翩美少年，这次是如玉佳公子，莫非真是要走桃花运了？

不过常年做盗贼的敏锐第六感提醒她，这位笑得如阳光般和煦的男人不是善类，需谨慎行事，早些掌握主动权。

“在下沈翊尘，是建璋的丞相，奉陛下之命特来问候镜公主。”

“陛下真忙，连丞相都派来了，自己却死活不露面，他是嫌弃我长得丑吗？”

沈翊尘面不改色，极为真诚地回答：“公主有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怎能如此妄自菲薄？恕在下直言，就算陛下沉浸在国事之中不愿纳妃，将来也必定会有更好的良人在等着公主。”

门外隐隐传来低笑声。虽然这声音很快就被沈翊尘用咳嗽掩盖了过去，但怎能瞒得过萧云镜的耳朵？她登时就意识到沈翊尘此番前来所为何事了，本着不接招不是真汉子的原则，她思忖数秒，当即决定将计就计演上一出。

“借丞相吉言，希望能如愿以偿吧。”她笑着打量他，从脸到脖子，再顺着肩膀一直到腰部以下……那种意味深长且肆无忌惮的眼神简直要把沈翊尘的鸡皮疙瘩都看出来，“不过丞相这番话真是耐人寻味啊，不清楚状况的还以为你想当我的良人呢。”

真是没见过这么不矜持的女人，果然很有挑战性。沈翊尘嘴角抽搐了一

下，不得已放低声音道：“公主这话可就折杀在下了，在下怎敢对公主存有非分之想？”

“哎呀，干吗非得端着个架子，虚伪做作？即便是你有非分之想，那也很正常啊，谁让我太优秀了呢！”脸比城墙厚的萧某人提着裙子靠过去，纤纤五指暧昧地搭上了对方的胸口，而后就势滑下，在他腰间不轻不重掐了一把，“丞相心里还是有想法的对吧？不然干吗要穿一件这么风骚的衣服呢？看得我怪有食欲的。”

什么叫有食欲？沈翊尘紧张兮兮地拽住她那只不安分的手，觉得谈话好像偏离了轨道——等等，这不是预设剧情啊，怎么来勾搭人的反而被调戏了呢？

然而还好，沈翊尘这种穿过花丛见过大世面的毕竟不一样，稳得住阵脚。

“公主你先冷静一下，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慢慢商量。”他仍旧保持着最完美的温柔笑容，极轻极慢一字一句地呢喃着，试图改变被动的局面，“公主的心情在下很了解，曾经久居深宫，如今远离故土，谁能不心酸、不孤单呢？横竖这后宫之中也没有妃嫔居住，公主若不嫌弃，在下今后愿意常到鸾鸣宫走动，只为陪公主解解苦闷。”

一般姑娘听到美男子对自己说类似于“愿以此颗赤子之心温暖你”的言语，大概就得泪眼盈盈以身相许了。沈翊尘很自信，这招屡试不爽，没道理在今天落空。

可他终究是失了策。

“丞相真体贴，讲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萧云镜笑靥如花，细白柔嫩的手缓缓抬起，仿佛要去触摸他的脸颊，“可是你知道吗？我可不是谁都能惦记的，想打我的主意……先得有耐力！”最后一句话音未落，伸到跟前的小手“啪”的一声，在那张俊脸上结结实实印了个耳光。

剧情转变太快，连个温馨提示都没有，沈翊尘彻底傻了。

而且萧云镜显然还不准备放过他，以雷霆万钧的力道左右开弓，逼得沈翊尘步步后退直到门口，然后转身抄起身边所有具备杀伤力的物件就往外扔：“来人哪，来人哪，丞相非礼啦！我是承风国的公主，你们怎么可以如此待我？没活路啦！滚出去，你个死变态！”

尽管她叫喊得毫无章法，攻击却很有章法，准头足够，说扔谁就扔谁，半点不偏，把沈翊尘连带着偷听的两人全砸出了鸾鸣宫。

白棋默跑得最快，速度风驰电掣，连头都没敢回，生怕被别人认出来丢脸。

“沈翊尘，就你这能耐还敢骗女孩子？鬼才信！”

“你还说！以后这烂摊子你自己收拾，我好好的名声全被毁了！”沈翊尘终于破了功，怒容满面，两只眼睛噌噌往外冒火，“陌珏评价得没错，萧云镜就是一个神经病！占我一顿便宜就算了，临了还打人，外加反咬一口！”

“你都失败了的，朕怎么搞得定？除了娶她还有别的出路吗？”

陌珏哀叹：“打不得骂不得，为了两国团结还得好生供着，这么一个烫手山芋，谁要谁倒霉！实在不行就只能委屈你了。”

“朕不同意！”

“那要怎么办！你有本事收贡品，你有本事搞定她啊！”

晚风吹得沈翊尘头脑清醒不少，他停住脚步，自言自语着：“也许……还能使出个撒手锏。”

白棋默和陌珏对视一眼，均恍然大悟。

“你是指程南？”

程南是四人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大概因为将军这个身份本来就具有铁血气息吧，他看上去很冷漠，一张冰山脸满满写着“生人勿近”四个大字。

这种男人非常正直善良，但也同样不解风情，派他出马搞定萧云镜，刚好可以避免对方用美人计反将一军。

想想都觉得很靠谱呢。

宁远殿昏暗的烛光下，四个大男人围坐成一圈，彼此打量，各怀鬼胎。

程南的开场白很简单：“大晚上叫我过来，有事？”

“当然有事。”白棋默清了清嗓子，企图以帝王的威严来提高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后宫来了个镜公主，这你听说了吧？她除了那张脸实在没可取之处，自己要流氓还倒打一耙，我们想请你教育教育她。”

“我不懂女人。”

陌珏没好气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木头脑袋！又不是让你娶她回

府，懂女人有个屁用！是让你用独有的威严震慑一下她，叫她老实点。”

“现在去？不合规矩。”程南的回答简洁有力。

沈翊尘温文尔雅地笑了：“其实你什么时候去都无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速战速决也解决了大家的一桩心病。”

“她睡了怎么办？”

“喊起来。”

程南无声无息瞄他一眼。

白棋默双手交握胸前，表情虔诚，言辞恳切：“南南，全靠你了！最好能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羞愧欲死，回到承风国去，回来朕一定赏你！”

“算了，我尽力吧。”程南无视掉他妩媚的小眼神，板着个面瘫脸起身朝殿外走去，“以后都叫人省点心，烦。”

三人：“……”

嗯，其实大将军也有闹别扭的时候，他们能够理解。

月色下的鸾鸣宫完全被清辉笼罩，琉璃飞瓦溢彩流光。

夏日气候总是很炎热，萧云镜没睡着，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直到她听到从庭院里传来的脚步声。很沉很稳，是练家子。

掐指一算，这次来的估计就是那个程将军。她早打探过了，皇帝就三个好兄弟，前两个都吃了瘪，这个性格太难猜，得换种套路。

敲门声彬彬有礼，但却略显犹豫，萧云镜没给程南太多准备的时间，直接敞开了门。

“程将军？”

程南没想到她速度这么快，而且竟还准确无误地叫出了自己的身份，顿了顿，冲她略一颌首：“深夜叨扰，望公主海涵。”

“将军说笑了，我素来睡得晚，对声音也很敏感，方才没吓到你吧？”她模仿着那些大家闺秀的莺声燕语，款款微笑，侧身避让，“将军有事不妨进屋细谈。”语毕，自去拨亮烛芯，身影袅袅婷婷，怎么看都是个有教养的好公主。

程南没怎么与女子打过交道，人也实诚，此刻见对方如此知书达理，心